


博雅经典阅读文丛



Collection of Platon

柏拉图文集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 李宏娟 ◎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博雅经典阅读文丛



Collection of Platon

柏拉图文集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 李宏娟 ◎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拉图文集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李宏娟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154 - 9

I. ①柏… II. ①柏… ②李… III. ①柏拉图 (前
427 ~ 前 347) —文集 IV. ①B502.232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4310 号

柏拉图文集

著 者 (古希腊) 柏拉图

译 者 李宏娟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文贤阁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27 字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005

定价 4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Collection
of Plato*
目 录

政治家篇	/1
申辩篇	/68
克里托篇	/94
卡尔米德篇	/109
智者篇	/138
吕西斯篇	/206
斐莱布篇	/232
普罗塔哥拉篇	/304
克里底亚篇	/352
斐多篇	/364



*Collection
of Plato*
政治家篇

苏格拉底：塞奥多洛，我向你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因为你，我认识了泰阿泰德以及这位客人。

塞奥多洛：请稍等一下，苏格拉底。等他们为你完成对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描述时，你再感谢我吧！

苏格拉底：智者、政治家、哲学家！真是好极了，我最亲爱的塞奥多洛，我真荣幸聆听到最睿智的数学家和几何学家对他们做出的评价。

塞奥多洛：苏格拉底，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对智者、政治家和哲学家都给了一样的价值判断。然而，要认识到这几类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怎么可能是几何概率所能达到的？

塞奥多洛：苏格拉底，我以昔兰尼的神——阿蒙的名义对你做出保证。对我，这真是讽刺。虽然你没有因为我在几何学方面的失误而责备于我，但是很显然你并没有忘记你的几何学。我一定会证明我在几何学方面不比你差。可是现在我必须请求客人不会由于你的“好意”而不愉快，下面我们要对政治家和哲学家进行探讨。你想选择从哪个开始都可以。

埃利亚客人：塞奥多洛，我会尽我所能。既然已经开始讨论了就要一鼓作气，在结束之前最好不要中断。泰阿



泰德也会参与讨论吗？

塞奥多洛：你对他有什么想法吗？

埃利亚客人：我们想请他休息一会儿，他的朋友小苏格拉底会代替他讨论。你觉得可以吗？

塞奥多洛：好，就这么办吧。年轻人只有休息好了，才可以承受更艰苦的工作。

苏格拉底：这恐怕是最好的办法了。客人，你刚刚提及的两位都和我有着某种关系，其中一位正如你曾经说过的，长着和我相似但并不算是英俊的脸；另外那位和我的名字一样，大概是和我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我由衷地希望能够和他们对话，通过交流了解并熟悉他们。我昨天就已经和泰阿泰德辩论过一场了，刚刚又领教了一下；对于小苏格拉底，我现在还不甚了解，但我保证我会关注他的。今天让他先对你的问题做出回答，我会另外找时间和他辩论。

埃利亚客人：嗯，小苏格拉底，你明白苏格拉底是什么意思了吧？

小苏格拉底：是的，我明白了。

埃利亚客人：那么，你同意他的看法吗？

小苏格拉底：同意。

埃利亚客人：好，这么说你对作为辩论的一方没有任何异议了。同样，我也没有任何异议。不过我觉得在对智者的探讨结束后，就是对政治家的讨论了。麻烦你告诉我，政治家应该被归为具有专业技艺的人的行列中吗？

小苏格拉底：当然。

埃利亚客人：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像在《智者篇》中那样分辨这些专业技艺呢？

小苏格拉底：应该是的。

埃利亚客人：可是，小苏格拉底，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唯一的分辨方法。

小苏格拉底：噢，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埃利亚客人：是的，或许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小苏格拉底：或许吧。

埃利亚客人：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成为政治家的途径呢？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条途径，并把它从其他的途径中剥离出来，直到最终确定。我们还

需要为其他的途径刻上另一个种类的标志，这样可以让我们把所有的知识形态都设想为存在着政治技艺和非政治技艺两大类。

小苏格拉底：我十分认同你的观点，客人。但是你的职责就是找到成为政治家的途径，这和我没有关系。

埃利亚客人：的确如此，小苏格拉底。一旦找到这条途径，你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小苏格拉底：是的。

埃利亚客人：好，那么你觉得算术和某些类似的技艺一样，只是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抽象知识吗？

小苏格拉底：可以这么说。

埃利亚客人：但是，木匠以及所有的手工艺的技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悟；知识型的工匠可以兼收并蓄，他们不仅通晓技艺，还能在工作中创造出别具匠心的器具。

小苏格拉底：确实如此。

埃利亚客人：如此我们便可以从整体上把技艺划分为实用型和纯粹知识型两类了。

小苏格拉底：如果我们假设技艺是一个整体，那么它可以被划分为实用型和纯粹智力型。

埃利亚客人：这是说“政治家”、“国王”、“家长”和“屋主”会具有同样的技艺吗？还是指有多少种称谓就需要有多少种与之相对应的技艺呢？恰恰相反，请让我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这一点！

小苏格拉底：请您说吧。

埃利亚客人：好的，假使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为权威的内科医生提供医学上的咨询意见，尽管他只是以个人名义，是否可以认为他也具有成为内科医生的资格呢？

小苏格拉底：当然。

埃利亚客人：假使一个人的智慧足够为国君出谋划策，让国家兴旺，城邦安定，尽管他是以私人的名义，那么他是否已具备了成为统治者应该有的知识呢？

小苏格拉底：我认为是这样的。

埃利亚客人：但是我们能把一个真正的国王应该具有的技艺简单地认定为是统治的技艺吗？

小苏格拉底：在我看来可以。

埃利亚客人：这么说来，无论是谁，只要具备这种知识，无论他实际上是国家的君主，还是仅仅只是一个平凡的百姓，这种技艺都被严格地认为是属于“国王”的技艺吗？

小苏格拉底：至少我如此认为。

埃利亚客人：那么，屋主和家长的技艺也是这个道理？

小苏格拉底：是的。

埃利亚客人：确实如此吗？一个大家族与一个小城邦在治理方式上会有所不同吗？

小苏格拉底：不会。

埃利亚客人：现在我们来继续讨论刚刚的问题吧！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地明白所有技艺中任何一项技艺的意义，就更不要说技艺是有关国王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我们都没必要对其名称锱铢必较。

小苏格拉底：自然不必。

埃利亚客人：但是其中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比较而言，依靠智慧和精神的感召力量来维持统治的国王，比只依靠勤奋和身体力行的国王高明得多。

小苏格拉底：是的，没错。

埃利亚客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一般而言，国王对于智慧活动更敏感，而对于手工艺和实际生活并不在行呢？

小苏格拉底：这是一定的。

埃利亚客人：治理国家的才能、政治家、国王的技艺，还有王权可以被同等看待，一概而论吗？

小苏格拉底：可以。

埃利亚客人：如果我们想对知识的界限继续进行划分，不是应该循序渐进吗？

小苏格拉底：当然。

埃利亚客人：分析一下，你能找出这些知识的共性和差异，为它们寻找

到一条自然的界线吗？

小苏格拉底：能告诉我应该怎样分辨吗？

埃利亚客人：嗯，好的。你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算术的技艺吧？

小苏格拉底：嗯，记得。

埃利亚客人：无可辩驳的，它应该被认为是知识的技艺之一。

小苏格拉底：可以这么说。

埃利亚客人：算术的技艺就是分辨数的差异。但我们还能找出对数的差异的判断之外的这项技艺的作用吗？

小苏格拉底：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

埃利亚客人：你会知道的，因为建筑师是工人人们的指挥者，他不需要事事都亲自动手。

小苏格拉底：我赞同。

埃利亚客人：可以说建筑师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体力劳动。

小苏格拉底：嗯。

埃利亚客人：因此，准确地说，建筑师的技艺是得益于他的智慧的。

小苏格拉底：是这么回事儿。

埃利亚客人：只要数学家做出一个判断，就可以被认定为履行了职责。但建筑师与数学家不同，他必须分配好每个建筑工人的工作，才能使工人们按计划顺利地完成任务。

小苏格拉底：是的。

埃利亚客人：如此说来，并非所有这样的技艺都像算术以及与之相似的技艺那样，属于纯智力型的；也并非所有和这相似的技艺都可以被划分为判断的能力和指导的技艺两个种类的。

小苏格拉底：的确如此。

埃利亚客人：我们是否可以非常明确地认为，所有智力型的技艺都能分为两个类别：一个是指导的技艺；另一个是判断的技艺。这样的划分可以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吗？

小苏格拉底：我觉得可以。

埃利亚客人：那么也就是说，当人们共同工作时，他们总是团结协作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吗？

小苏格拉底：我觉得是的。

埃利亚客人：这么说来，一旦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就不需要再为别人的想法而费心了。

小苏格拉底：当然。

埃利亚客人：那好，我们现在就着手为国王找出在这样的区分下适合他的技艺吧！我们作为旁观者，觉得他具有判断的能力，还是因为他的统治者的身份，从而认为国王具有指导的技艺呢？

小苏格拉底：我认为是后者。

埃利亚客人：接下来，我们必须弄明白指导的技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划分呢？我认为这样是可行的，并且我觉得就像制造商和零售商所拥有的技艺不同一样，国王所拥有的技艺怎么能和信使所拥有的一概而论呢！

小苏格拉底：这么做合理吗？

埃利亚客人：当然合理。零售商其实是买进被别人卖出的商品，然后再由自己卖出而已。

小苏格拉底：他们确实是这样的。

埃利亚客人：信使的职责不也是从上级接受命令，然后再把这些命令传达到其他的人那里吗？

小苏格拉底：这么说也不错。

埃利亚客人：我们能将国王的技艺与信使、译员、水手长、预言家，还有众多执行命令的人的技艺混为一谈吗？或者说就像我们前面把出售自己商品的制造商和买来他人商品销售的零售商做比较那样。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最高的统治阶层以及那些下达指令的人，差不多都是无名小卒；基于同样的类比，我们可以把国王认为是最高统治者，或者是为自己发布指令的人，并且对其他的部分听之任之，结果只能把给他们命名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完成吗？可是我们要探讨的是统治者，和他没有关系的便不用再考虑了。

小苏格拉底：我完全认同。

埃利亚客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自然而然地区分为自己下达指令的人和为别人下达指令的人了。倘若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可以再次进行划分，那就让我们继续探讨下去吧！

小苏格拉底：我们需竭尽全力。

埃利亚客人：我认为这是可行的。那么，就请你跟我一起进行划分吧。

小苏格拉底：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呢？

埃利亚客人：按照我们的想象，统治者不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才发布命令的吗？

小苏格拉底：当然是。

埃利亚客人：既然如此，我们再对这些事物进行划分就比较容易了。

小苏格拉底：你觉得应该怎样划分呢？

埃利亚客人：在这类的事物中，有一部分是有生命的，而余下的一些则是无生命的。

小苏格拉底：是的。

埃利亚客人：只要我们认同这种划分方式，就能以此为依据为我们对智力型和指导的技艺做出更加详细的划分。

小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呢？

埃利亚客人：这当中有一部分是对有生命之物的管理；另外一部分则关系到对无生命之物的管理。以此作为依据，就可以将指导的技艺划分成两类了。

小苏格拉底：嗯。

埃利亚客人：这么一来，划分结果就成立了。现在我们先不考虑其中的一部分，把焦点集中到另一部分，继续将之进行划分。

小苏格拉底：你打算要先考虑哪一部分呢？

埃利亚客人：当然是先对有生命之物发布命令的那一部分进行考虑了。能够确定的是，国王的技艺和建筑师的一定是不相同的，他并非只对无生命之物进行管理；国王还有更加高尚的责任，那就是对所有生物的管理和控制。

小苏格拉底：确实是这样。

埃利亚客人：值得注意的是，对生物的培养和在少数情况下是对个体生物的守护，更多的则是对一个群体的共同守护。

小苏格拉底：是的。

埃利亚客人：但是政治家并非个体生命的看管者——就好像照管一头牛的牧牛人或者是喂养一匹马的马夫那样。要是用比喻的方式解释的话，国王可以被认为是驾驭马群或牛群的守护者。

小苏格拉底：嗯，我明白了。非常感谢！

埃利亚客人：那么，我们要把守护众多集群的动物的技艺认定为牧群管理的技艺，还是群体管理的技艺呢？

小苏格拉底：这没有什么关系，就选择对我们的讨论比较有利的吧。

埃利亚客人：很好，小苏格拉底。假使你能不在乎称呼的区别并长期如此，那么到了暮年之时，你的知识将更加丰富。正如你所说的，现在让我们抛开对于所谓的纠缠——怎样来理解有人用一种方式就可以解释出牧群管理技艺的双重性质，即可能要从两倍的数量中才能发现的事物，我们现在仅用相同数量的一半就可以发现呢？

小苏格拉底：就让我来试试吧！我觉得一类是对人类的管理；另一类则是对兽群的看护。这两类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埃利亚客人：你用最坦率最真诚的看法划分出了这两类。不幸的是，这样并不正确。对于这种错误我们应当尽量避免。

小苏格拉底：这种划分方法有什么不对吗？

埃利亚客人：我觉得对于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很小的部分，我们不能把他从本身就属于一个更大的部分中分离出来。不过，一旦我们的分类是正确的，我们所考察的对象就能立即被依据此识别出来，这个方案多完美呀！可是你的划分的进行是基于你坚持自己的划分是正确的。因为你知道接下来要进行对人类的讨论了，也正是这一认识导致了你的急功近利。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不应该把它当作是在切削薄片，越切越薄，这样不利于我们的讨论。一分为二看问题确实是一种妥善的方法，同时更是有可能发现其他的划分方法的。正是依靠这样的划分原则，才使得在探究过程中能够注意到所有的不同。

小苏格拉底：客人，你究竟想表达什么观点呢？

埃利亚客人：小苏格拉底，考虑到你刚刚的问题，我会进一步对我的观点做出阐释。虽然我现在没办法完整地阐释它，但我还是愿意试试。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将更加直接地阐释它。

小苏格拉底：如你所说，假如我们现在的划分没有任何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埃利亚客人：我们的错误，和这个国家中流行的那种做法一样。如果有

人要给人类进行划分，在这种划分中，希腊人被认定为一个种；对于其他人数庞大的、毫无必然的联系血缘纽带，也不使用共同语言的人，他们称之为“野蛮人”。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称谓，也被认定为是一个种。或者我们假设对数进行划分的时候，将一万和除一万以外的数分割开，然后把一万认定为一个种，再把除一万以外的数看作另一个给定的名称。正是由于定义了一个独立的名称，就可以认为这又成了一个单独的类。这样一来，你也把数划分成了两类：一万以及一万以外的数。但是其实，相对完善的、更为公正、合乎逻辑的划分方式，应该是把数分为奇数和偶数两类。由此推之，人类可有男女之分。至于吕底亚人、弗利吉亚人或其后的所有部落，只有当你把每个部分都从不同的类中划分出来时，才能认为他们跟世界上的其他部分作为不同的类划分开了。

小苏格拉底：好极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了解你对部分和类的区别的看法。

埃利亚客人：哇，小苏格拉底，你真是太厉害了！给我提了一个这么难的问题。我们已经离我们最初讨论的主题太远了，这个问题让我们更加偏离主题了。还是先让我们回归正题吧，若是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对你的思路所引向的问题进行探讨吧！现在我请你，不要觉得你曾经听我正式宣布过……

小苏格拉底：宣布什么？

埃利亚客人：类和部分是完全不同的。

小苏格拉底：这是真的吗？

埃利亚客人：所有事物的一个类，就一定是事物的一个部分；可是事物的一部分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类。小苏格拉底，我希望你一直将此观点作为我一贯的主张。

小苏格拉底：好的。

埃利亚客人：嗯，我们来继续探讨下一个问题吧。

小苏格拉底：那是什么？

埃利亚客人：如果没错的话，我记得我们偏离主题的地方，就是在对牧群管理的技艺进行划分的地方。你很坚定地回答有两种动物：其一是人类；其二是所有的兽类。

小苏格拉底：确实。

埃利亚客人：你认为排除了人类，其余的就都能成为一个类，因为你给了他们“兽类”这个共同的名称。

小苏格拉底：的确是这样。

埃利亚客人：嗯，辩论要勇气来支持。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就像仙鹤这类灵巧而富有感悟力的动物，用你的想法对它们进行同样的划分。那么，由于仙鹤本身所受到的赞美，它就能与其他动物分隔开。同时，余下的所有的杂居在一起的动物，也包括人，就被划分到了兽类的名下，这就是我们必须极力避免的问题。

小苏格拉底：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埃利亚客人：倘若我们没有把动物看作一个整体划分，或许我们就可以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错误。

小苏格拉底：我们当然没有必要把动物作为一个整体的类来划分了。

埃利亚客人：是的，我们以前划分的错误根源也就在这里。

小苏格拉底：不会吧？

埃利亚客人：你对于智力型技艺中的指导的技艺那一部分还有印象吗？这和生物的抚育有关系，我指的是动物群的放牧。

小苏格拉底：是的，我记得。

埃利亚客人：那样的条件下，我们就可以把所有动物都能划分成驯养的和野生的；由动物的本性判定，将可以被驯服的称为是驯养的；相反，将不能被驯服的称为野生的。

小苏格拉底：是的。

埃利亚客人：我们所期盼的政治的技艺，现在甚至是以前一直都只是与驯养的动物有关，也包括了群居的驯养的动物。

小苏格拉底：没错。

埃利亚客人：可是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加思考地将整个动物划分为一个类，也不能急于求成而加快探寻政治技艺的步伐。由古老格言支持的这一错误已经对我们的讨论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小苏格拉底：什么影响？

埃利亚客人：就是指如果不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其结果只能是欲速而不达。

小苏格拉底：这倒是不错，让我们回归主题吧！

埃利亚客人：嗯，那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并尽量对动物进行群体管理的划分。在这次讨论结束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得到想学的知识。那么请你告诉我……

小苏格拉底：告诉什么？

埃利亚客人：你有没有听说过，又或者你特别希望了解我猜你，是并未真正见过，在伟大的波斯国王的池塘里和尼罗河中，对于喂养鱼的方式。也许你已经知道了鱼在家中是如何喂养的？

小苏格拉底：的确，鱼如何在家中喂养我肯定看到过，而且我也听到过不少有关养鱼的不同描述。

埃利亚客人：尽管你未曾游历过塞萨利平原，可你至少也应该有听说过那里的鱼塘里对鹅和仙鹤的饲养状况，也应该觉得它们是真正的存在的？

小苏格拉底：是的，我相信。

埃利亚客人：我这么问的原因是，牧群的管理还存在一个新的分类，即对陆地牧群的管理以及对水上牧群的管理。

小苏格拉底：确实如此。

埃利亚客人：你觉得把群体管理的动物按照两个相应的部分进行划分：在水中饲养的是一部分，是在陆地饲养的是另一部分，这样可行吗？

小苏格拉底：可行。

埃利亚客人：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已经没必要一再地追问统治的技艺应是两类中的哪一类，所有人心中都应该有答案了。

小苏格拉底：是的。

埃利亚客人：可以对陆地饲养的牧群进行准确的划分吗？

小苏格拉底：你会如何进行划分呢？

埃利亚客人：我觉得可以分成飞禽和走兽两大类。

小苏格拉底：划分得很准确。

埃利亚客人：可是政治的动物又在哪里呢？我敢肯定只要那个人不是足够的愚钝，就会知道他存在于走兽中。

小苏格拉底：没错。

埃利亚客人：对于走兽的管理的技艺应该还能作更进一步的划分，就像

你把偶数再次划分为两部分一样。

小苏格拉底：可以。

埃利亚客人：请注意，对于实现关于部分或类的讨论的目标我们可以有两种途径：第一种较为快捷，即将其分为一个很小的部分和一个很大的部分；第二种和我们已经达成一致的原则比较相符，即我们寻找到比较好的划分方式从中间一分为二的将其分开，但这条途径会花费较长的时间。我们可以任意从中选择一条途径。

小苏格拉底：我们可以同时选择这两条途径吗？

埃利亚客人：你说同时选择？这真的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不过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对这两种途径交替选择。

小苏格拉底：我很高兴可以这样做。

埃利亚客人：这没什么。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完成讨论了。如果是在刚刚开始或讨论进行到一半时，我肯定不会同意你的要求，不过现在我不会再反对了，那么我们就选择那个漫长的途径吧。就趁现在精力充沛，选择一些有挑战性的来创造精彩吧！下面让我们专心划分吧。

小苏格拉底：好的。

埃利亚客人：对于驯养的走兽牧群可以被划分成两类。

小苏格拉底：从何得知呢？

埃利亚客人：生下来长角的作为一类，不长角的可作为另一类。

小苏格拉底：嗯。

埃利亚客人：要是想把管理走兽类动物的技艺对应地划分成两个部分，并且为它们各自制定一个范围，是很容易的。但要是想为它们各自命名，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小苏格拉底：但是这应该如何阐述呢？

埃利亚客人：这可以被阐述为管理走兽类动物的技艺可被划分成两个部分，有角牧群的管理属于两个中的一个，无角牧群的管理属于另一个。

小苏格拉底：你的理由很充分，因此你的阐释被认可了。

埃利亚客人：显然，无角的动物牧群的管理者就是国王了。

小苏格拉底：这是肯定的。

埃利亚客人：无角的动物牧群是否可以继续被细分，最终确定出适合国

王的部分？

小苏格拉底：我们当竭尽全力。

埃利亚客人：我们是否可以按照有偶蹄或无偶蹄、可杂交繁衍或不可杂交繁衍的标准来划分，这样说你理解吗？

小苏格拉底：这是什么意思？

埃利亚客人：意思就是马和驴的混交能繁衍出一个新的品种。

小苏格拉底：确实。

埃利亚客人：这是肯定的。

小苏格拉底：完全同意。

埃利亚客人：那么政治家，他们管理着哪一种？可杂交的那种还是不可杂交的那种呢？

小苏格拉底：必然是不可杂交的那一类。

埃利亚客人：我认为我们应该像我们先前一样，再进行深层的划分。

小苏格拉底：我们确实要更深入地进行划分。

埃利亚客人：除了要深入划分这两个种以外，目前为止所有的驯养的动物牧群都已经被我们进行了划分，但是对于狗被当作是群居的动物这点我还是不能接受。

小苏格拉底：狗当然不能这么认定。可是对于两个继续存在的种我们应该怎么划分呢？

埃利亚客人：这属于另一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并且你和泰阿泰德会更受用，它和你们钻研过的几何学有关。

小苏格拉底：具体的方法呢？

埃利亚客人：测量时使用直径，并且正方形的边所构成的正方形的直径用单位正方形的直径来表示。

小苏格拉底：我应该如何理解呢？

埃利亚客人：人类无论如何行走，两足的平方根就是正常脚步所形成的单位正方形的直径，也就是开方，没错吧？

小苏格拉底：确实是这样的。

埃利亚客人：对于其他动物来说，行走形成的正方形直径的平方根，应该是人类行走的正方形直径的两倍的平方根，就是开方，也就是说正方形的